

# 論唐傳奇之「奇」

臺大中文系康韻梅



宋·洪邁：「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婉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容齋隨筆》）

明·胡應麟：「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少室山房筆叢》）

魯迅：「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著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託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中國小說史略》）

文言小說：魏晉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說——唐傳奇——明清筆記小說

白話小說：唐變文——宋話本——明擬話本——明清章回小說

## 一、「傳奇」釋義

明·胡應麟：「『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鉞所撰。」（《少室山房筆叢》）

元·虞集：「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辭。閒暇無可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為詩章答問之意，傳會以為說。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為之，而況他乎！」（《道園學古錄》）

元末陶宗儀：「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渾、詞說」、「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南村輟耕錄》）明·胡應麟：「『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少室山房筆叢》）



魯迅：「篇幅曼長，記敘委曲。」（《中國小說史略》）

李宗為：「傳奇小說在內容上則擴大到可以聳動聽聞而令讀者留下較強烈印象的一切奇人奇事，文筆力求優美動人，不避虛飾，尤注意於形容描寫以見作者敘事之有方、想像之瑰奇。……而傳奇創作則主要是一種審美活動。」（《唐人傳奇》）

傳奇在小說史上的名義演變：書名（篇名）→小說的一類→唐代篇幅較長、敘述委婉之小說

## 二、傳述「奇」聞

傳述：「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任氏傳》）

「宵話徵異，各盡見聞。」（《廬江馮媪傳》）

奇聞：1. 鬼神怪異之事：〈枕中記〉、〈南柯太守傳〉、〈任氏傳〉  
〈離魂記〉、〈華州參軍〉、〈杜子

2. 人間異聞：〈鶯鶯傳〉、〈李娃傳〉、〈霍小玉傳〉、〈長恨歌傳〉、〈東城老父傳〉、  
〈無雙傳〉、〈步非煙〉、〈虬髯客傳〉、〈紅線傳〉幻設為文，後之文學承其  
本事。

小說：《續玄怪錄·杜子春》→《醒世恆言·杜子春三入長安》

《紀聞·吳保安》→《喻世明言·吳保安棄家贖友》

《續玄怪錄·張老》→《喻世明言·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續玄怪錄·薛偉》→《醒世恆言·薛錄事魚服證仙》

〈謝小娥傳〉→《拍案驚奇李公佐巧解夢中言 謝小娥智擒船上盜》

《原化記·崔慎思》→《聊齋誌異·俠女》

〈柳毅〉→《聊齋誌異·織成》

戲曲：

〈枕中記〉→《邯鄲記》

〈南柯太守傳〉→《南柯記》

〈霍小玉傳〉→《紫釵記》

〈李娃傳〉→《曲江池》、《繡襦記》

〈長恨歌傳〉→《長生殿》

〈鶯鶯傳〉→《西廂記》

## 三、「奇」文共析賞

「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任氏傳》）

《幽明錄·楊林》→〈枕中記〉→《聊齋誌異·續黃樑》



## 《幽明錄·楊林》

宋世焦湖廟有一柏枕，或雲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為賈客，至廟祈來，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為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愴然久之。

### 〈枕中記〉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憑倚）囊而坐，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于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

久之，盧生願其衣裝敝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於遊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適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

其枕青甕，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秘校，應制。……大為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為端州刺史。……號為賢相。同列害之，複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制下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罹者皆死，獨生為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封燕國公，恩旨殊異。……薨。

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于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 《聊齋誌異·續黃梁》

福建曾孝廉，捷南宮時，與二三同年，遨遊郭外。聞毗盧禪院寓一星者，往詣問卜。入揖而坐。星者見其意氣揚揚，稍佞諛之。曾搖箠微笑，便問：「有蟒玉分否？」星者曰：「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悅，氣益高。



值小雨，乃與遊侶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團上，淹蹇不為禮。眾一舉手，登榻自話，群以宰相相賀。曾心氣殊高，便指同遊曰：「某為宰相時，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為參、遊，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餘願足矣。」一座大笑。

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二中使，齎天子手詔，召曾太師決國計。曾得意榮寵，亦烏知其非有也，疾趨入朝。……

正悲號間，聞游者呼曰：「夢魘耶？」豁然而寤，見老僧猶跏趺座上。同侶競相謂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曾乃慘澹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曾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山僧何知焉。」曾勝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台閣之想由此淡焉。後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忻然於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中，宮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因為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梁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後。」《妖異記·盧汾》→〈南柯太守傳〉

### 《妖異記·盧汾》

《妖異記》曰：夏陽盧汾字士濟，幼而好學，晝夜不倦。後魏莊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將赴洛，友人宴于齋中。夜闌月出之後，忽聞廳前槐樹空中，有語笑之音，並絲竹之韻。數友人咸聞，訝之。俄見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謂汾曰：「此地非郎君所詣，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適宴罷，友人聞此音樂之韻，故來請見。」女子笑曰：「郎君真姓盧耳。」乃入穴中。俄有微風動林，汾歎訝之，有如昏昧。及舉目，見宮宇豁開，門戶迥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戶謂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諸郎相見。」汾以三友俱入，見數十人各年二十余，立於大屋之中，其額號曰「審雨堂」。汾與三友曆階而上，與紫衣婦人相見。謂汾曰：「適會宮諸女，歌宴之次，聞諸郎降重，不敢拒，因此請見。」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後有衣白者、青黃者，皆年二十餘，自堂東西閣出，約七八人，悉妖豔絕世。相揖之後，歡宴未深，極有美情。忽聞大風至，審雨堂梁傾折，一時奔散。汾與三友俱走，乃醒。既見庭中古槐，風折大枝，連根而墮。因把火照所折之處，一大蟻穴，三四螻蛄，一二蚯蚓，俱死於穴中。汾謂三友曰：「異哉，物皆有靈，況吾徒適與同宴，不知何緣而入。」於是及曉，因伐此樹，更無他異。

### 〈南柯太守傳〉

東平淳于棼，吳楚遊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為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於生日與群豪大飲其下。

唐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

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與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辟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



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

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為父在邊將，因沒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通，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

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竹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掛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支，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舍，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為眷屬。」

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為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托。」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為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睹盛禮，無以相忘也。」……

王命生與群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

生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屈，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道路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

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為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為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

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臺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

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眾於瑤臺城。弁剛勇輕進（「進」原作「適」，據明抄本改。），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

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謚公主

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

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為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昏睡，薈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

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怏怏。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之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覺流涕。

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驚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為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蘖，尋穴究源。

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為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群蟻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朽，嵌窞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即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

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群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

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床。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

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覲淳于生芬，詢訪遺跡。翻復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為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大唐西域記·烈士池》  
→《玄怪錄·杜子春》→《醒世恆言·杜子春三入長安》

### 《大唐西域記·烈士池》

施鹿林東行二三裏，至窳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于此池側結廬屏跡，博習技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為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

閱圖考古，更求仙術。



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築壇場，週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仙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咒，收視反聽，遲明登仙。所執銛刀變為寶劍，凌虛履空，王諸仙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病不死。」

是人既得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睹其相，心甚慶悅，即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既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為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入池浴，肥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效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曆歲時，幸而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尚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咒，烈士按銛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屍嘆惜，猶願曆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托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願衰老，唯此稚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嬈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 《玄怪錄·杜子春》

杜子春者、蓋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家產。然以志氣閒曠、縱酒閒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

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春言

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



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歎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爲、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卻如故。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

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閒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

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族親、恩者煦之、讐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彩雲遙覆、驚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

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困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

道士適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徧滿崖谷、呵叱之聲、震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皆杖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摧斬爭射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

俄而猛虎、毒龍、狡狴、獅子、蝮蝎、萬計、哮吼拏攫而爭前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鎗兩叉、四面週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取叉置之鑊中！」又不應。



因執其妻來、拽於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呪且罵。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從腳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



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此乃雲臺峰妖民乎？捉付獄中！」于是鎔銅、鐵杖、碓擣、磴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勸家。」生而多病、針灸藥醫、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牀、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狎者、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六禮、親迎爲妻。

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又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

見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歎曰、「錯大誤餘乃如是！」因提其髮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慾、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遂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

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效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跡。歎恨而歸。

### 《醒世恆言·杜子春三入長安》

……忽一日盧珪抱著撫弄，卻問王氏道：「你看這兒子，生得好麼？」王氏笑而不答。盧珪怒道：「我與你結髮三載，未嘗肯出一聲。這是明明鄙賤著我，還說甚恩情那裏，總要兒子何用？」倒提著兩隻腳，向石塊上只一撲，可憐掌上明珠，撲做一團肉醬，子春卻忘記了王家啞女兒，就是他的前身，看見兒子被丈夫活活撲死了，不勝愛惜，剛叫得一個「噫」字，豈知藥灶裏迸出一道火光，連這一所大堂險些燒了。……

自此之後，子春把天大家私丟在腦後，日夕焚香打坐，滌慮凝神，一心思想神仙路上。但遇孤孀貧苦之人，便動千動百的舍與他，雖不比當初敗廢，卻也漸漸的十不存一。倏忽之間，又

是三年，一日對韋氏說道：「如今待要再往雲台求見那老者，超脫塵凡。」……

子春正在神前禱祝，忽然祠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郎君，你好至誠也！」子春聽見有人說話，抬起頭來看時，卻正是那老者。又驚又喜，向前叩頭道：「師父，想殺我也！弟子到此盼望三年，怎的再不能一面。」老者笑道：「我與你朝夕不離，怎說三年不見？」子春道：「師父既在此間，弟子緣何從不見？」老者道：「你且看座上神像，比我如何？」子春連忙走近老君神像之前定睛細看，果然與老者全無分別。乃知向來所遇，即是太上老君，便伏地請罪，謝道：「弟子肉眼怎生認得？只望我師哀憐弟子，早傳大道。」……

話分兩頭，卻說韋氏自子春去後，卻也一心修道，屏去繁華，將所遺家私盡行佈施，只在一個女道士觀中，投齋度日。滿揚州人見他夫妻雲遊的雲遊，乞丐的乞丐，做出這般行徑，都莫知其故。忽一日子春回來，遇著韋氏。兩個俱是得道之人，自然不言而喻。便把老君所授神丹，付與韋氏服了，只做抄化模樣，徑赴長安去投見那眾親眷，呈上一個疏簿，說把城南祖居，舍作太上老君神廟，特募黃金十萬兩，鑄造丈六金身，供奉殿上。要勸那眾親眷，共結善緣。

那親眷們正在驚歎之際，忽見金像頂上，透出一道神光，化做三朵白雲。中間的坐了老君，左邊坐了杜子春，右邊坐了韋氏，從殿上出來，升到空裏，約莫離地十餘丈高。只見子春舉手與眾人作別，說道：「橫眼凡民，只知愛惜錢財，焉知大道。但恐三災橫至，四大崩摧，積下家私，拋于何處？可不省哉！可不惜哉！」曉諭方畢，只聽得一片笙簫仙樂，響振虛空，旌節導前，幡蓋擁後，冉冉升天而去。滿城士庶，無不望空合掌頂禮。有詩為證：

千金散盡貧何惜，一念皈依死不移。  
慷慨丈夫終得道，白雲朵朵上天梯。

### 〈鶯鶯傳〉

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於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



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腴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雲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餘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綺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

是夕，紅娘復至，持彩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近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逾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為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試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奸，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與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托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逾而出，於是絕望。

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

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睹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複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



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複遊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劊，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恒若不識；喜

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淒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

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噓唏，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

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喧嘩之下，或勉為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寢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纏綿，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托。

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以要盟為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托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

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使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鐘，千裏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嘉。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

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為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詩曰。……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征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不為雨，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

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雲：「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予常與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裏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宋·趙彥衛：「蓋此文備眾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雲麓漫鈔》）



